

满文研究之渊薮

—辽宁省档案馆的清朝档案—

沈 微 (中国辽宁省档案馆)

SHEN Wei. (2009). A Center of Studies in Manchu Literature — the Archives of Qing Dynasty in Liaoning Provincial Archives Bureau. *Altai Hakpo* 19: 215-223. The Altaic Society of Korea.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archives of Qing dynasty in Liaoning Provincial Archives Bureau, most of which were written in Manchu (满语), at the same time, Liaoning Provincial Archives Bureau has the largest quantity of archives collections among provincial-level archives bureaus in China. Archives with a long history written in Manchu kept a detailed record of the history that Nurhaci (努尔哈赤) unified Jurchens (女真),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Mongolia and Korea, wars with Ming Dynas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Later Jin Dynasty, etc; old scriptures edited by the government, commandment (圣训) and royalty genealogy (玉牒) and treasure trove of Qing Dynasty's history, Royal history, demography and genealogy; the archives of Mukden imperial palace (盛京内务府档) which were rich of contents recorded the various royal affairs and the running of serf manor in detail; because of the historical reasons the archives of Sanxing (三姓) and Hulunbuir were assembled to Shenyang in 1920s, 30s and if we take a look at these archives we can know the government to the Northeast frontier provinces by Qing Government, ethnologic policy and the fact of other countries' invasion; if we want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Manchu literature the archives record the affairs during alternation period of new and old Qingyu is a good choice; the archives of hereditary official title was made identify the officials' status including descent, order of hereditary and seniority, etc; mouldages of the authentic work were characteristic because they were presswork showed the combinations of Manchu and Han literature, and that's why they are especially rare.

Keywords: Manchu, research, collection, Liaoning Province, Archives Bureau

满族的先人女真世居中国东北地区，统一女真各部的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则出生于赫图阿拉(今辽宁境内的新宾老城)，其建立“大金国”(史称“后金”)设都称汗于此，后移都辽阳，又定都沈阳。天聪八年(1634年)称沈阳为“盛京”。后来其子皇太极改国号“大清”，其孙福临迁都北京后，尊盛京为陪都。而今，位于沈阳城内的辽宁省档案馆就自然地承载了历史留存于此的记录，收藏有大量的清朝档案，其中许多档案都是用满文书写的，为中国省级档案馆满文档案藏量最多者。这些档案形成时间历经三百余年，形成机构分别是清中央机关和东北地方旗务机关。

早在明朝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征战时期，即主持创制了满文，以记录其各项重大活动。清朝将满文奉为国书，称“清文”。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又命于满文旁加圈点，同时为拼写汉字又增加了特定字母，至此，满文就有了老满文(无圈点满文)与新满文(加圈点满文)之别。满族入主中原后，盛京作为满族的“龙兴之地”，清朝在首都形成的重要典籍均恭送盛京尊藏。诸如满文老档、实录、圣训、玉牒等辽宁省档案馆藏清朝档案。

1

1.1 满文老档

满文老档是用老满文书写的编年体档案，记录了努尔哈赤及皇太极统一女真各部、与蒙古交往、与朝鲜及明朝交涉征战、制定国策、发展经济、创制满文等情形，是研究清前史诸方面最原始、最系统、最详尽、最为珍贵的史料(原件移存北京，现存台湾)，乾隆六年(1741年)装裱成册。盛京崇谟阁藏本系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抄本，分别用老满文、新满文书写，各26套180本，合计52套360本，实名“无圈点字档”(老满文书写)、“加圈点字档”(新满文书写)。近百年来，国内外满学人士对满文老档十分重视。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金梁曾主持翻译出版了部分满文老档，名《满洲老档秘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合作翻译出版了《满文老档》；台湾广禄、李学智翻译出版了《清太祖老满文原档》；日本神田信夫、松村润等翻译出版了“《满文老档》(满和对译)”。

1.2 实录

实录是编年体大事记。清朝的实录有三种：满洲实录、各朝实录、宣统政纪。为研究清朝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所必须凭借的重要档案。

满洲实录。以神话的形式描述满族的祖先降生至天命十一年(1626年)满族发展壮大历史,内容采自满文老档,书内附有大量战图,景致人物均是写生入画,生动形象,精美绝伦。馆内藏有满汉蒙三合文本(乾隆年间绘写)一部及满汉合璧文本一部(各二函八册)。

各朝实录。清初即规定凡承嗣皇帝即位,则开设实录馆纂修前朝实录,共有圣祖至德宗十一帝实录。北京收藏有满蒙汉文本各五部,盛京收藏的是满汉文本各一部。

宣统政纪。汉文。是民国年间清朝末代皇帝在天津主持编修的实录共一部(9函46册)。

1930年奉天通志馆曾据盛京藏本影印了满洲实录的附图及汉文部分,1934年辽海书社又据此重排翻印。伪满洲国时,日本大藏出版公司将满洲实录、实录(汉文本)、宣统政纪内与日本利益相悖的内容做了挖补修改后影印出版。台湾华联出版社及大通书局分别据大藏版翻印出版。¹⁾中华书局将全国各处实录藏本详加勘阅,择其最佳版本于1986年出版了全套的《清实录》,为清史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

1.3 圣训

圣训是清朝皇帝的谕旨,由承嗣皇帝主持开馆编修前朝圣训。圣训分为若干类,如:圣德、敬天、武功、勤政、训臣工、严法纪、重农业、靖奸宄、飭边疆等。圣训内容丰富,记述了列帝对时事的政见和对民生的要求等,是研究清帝思想体系及清朝历史各方面的重要史料,京城留存的是满汉蒙三种文本各一部,盛京所藏的是满汉文本各一部。康熙朝曾择选谕旨十六条辑成《御制圣训广训》晓谕百姓。

1.4 玉牒

皇帝的宗谱称为“玉牒”。清顺治朝设宗人府掌皇朝属籍,定“以十年纂修一次,按黄册、红册所记,汇载于牒,统以帝系,序以长幼。存者朱书,歿者墨书。”²⁾届时开设玉牒馆,择员编纂。清朝共修玉牒二十八次,分别用满、汉文缮写,分存北京、盛京。玉牒具体有帝系、宗室玉牒、觉罗玉牒。帝系是记述自肇祖皇帝至末代皇帝各代直系子孙名字、行次、封爵等。清代皇族以血缘辨别远近。以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为本支称“宗室”,腰束金黄带为志,编入黄册;以

1) 《清实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华书局(1986)。<影印说明>第5页。

2) 《大清会典》(光绪朝)。

塔克世的伯叔兄弟为旁支称“觉罗”，腰束红带为志，编入红册。又细分为直格玉牒表辈份，横格玉牒表支系，每辈修定一册。玉牒最为突出特点是越是到后来续写的玉牒，页数越多，重量越大，到光绪朝有的玉牒一册就厚达85cm，重达90kg，可称之为中国最大最重的谱牒。所以，玉牒成为研究清代宫廷史、皇族人口及谱牒学等方面丰富、系统、翔实而珍贵的史料。嘉庆年间曾谕旨编修一部《星源集庆》，将颀琰同辈宗室男女分修汉字横格玉牒。伪满州国时，日本将《星源集庆》秘密铅印了二十部。

1.5 盛京内务府档

清顺治朝移都北京后，在京设总管内务府，在盛京设镶黄、正黄旗包衣佐领二员，后增设正白旗包衣佐领一员，此三旗由皇帝亲领，称之为“上三旗”，承办皇帝需用各项及祭典、经营皇庄、管理宫殿陵寝等。乾隆十七年(1752年)成立盛京总管内务府，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改组为盛京内务府办事处。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但依据优待清室条件，两地内务府事务仍然进行。翌年春裁撤，改置盛京内务府皇产事宜处，民国十三年(1924年)裁。馆内现存盛京内务府档案包括顺治年间档、黑图档、盛京内务府档、盛京内务府户口册四种。原存沈阳故宫西七间楼。

顺治年间档。是顺治四年至八年(1647—1651年)北京总管内务府给盛京包衣佐领来文的抄存档，满文。内容为盛京皇庄、王庄的设置经营及包衣人丁匠人的调补、差役、奖惩等，该档反映了清初原始庄园的管理，又由于是在老满文改进后盛京地区最早使用新满文记录的档案，故对于研究皇庄的缘起、新老满文的演变情形有着特殊的价值。伪满洲国时期，旧记整理处职员户田茂喜将该档用罗马字母转写译成日文并将原档影印一并出版。在北京，季永海等将该档翻译，刊于《清史资料》第二辑。

黑图档。是康熙元年至咸丰十一年(1662—1861年)的抄存档。系盛京总管内务府与北京总管内务府、北京六部及与盛京将军衙门、盛京五部、奉天府等衙门的往来公文，分为京来、京行、部来、部行，存查五类。文件早期是满文的，中期为满汉文各半，后期基本是汉文的。早期的黑图档封面写有满文 *hetu dangse* 字样，此词原意是厢房的“厢”，横竖的“横”。对此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此档是抄存档，应视为副本档。并据大清会典事例所载，雍正皇帝曾谕旨“嗣后内阁本章及各衙门档案皆应于正本之外建立一副本，另行收贮，以备查对之用。……”故此档应是副本档。另一种观点是因此档是平行机关往来文件，应理解为“横档”之意。以上两种释义各执一辞，莫衷于是，有待同仁研究商榷。

盛京内务府档。乾隆七年至民国十四年(1742—1925年)的摺档，其中，道

光、咸丰、同治三朝的大部分案卷及光绪朝二十七年前案卷，在1900年被沙俄军队损毁。

黑图档及盛京内务府档内容十分丰富。有机构设置、官兵更补奖惩；备办皇帝谒陵、祭祖、围猎、庆典礼仪；保管皇朝典籍、御制诗画、珍宝玉器；修建宫殿、审理案件、安置人犯；庄园(粮、棉、盐、靛庄园)及果园、差马群等的管理经营；庄丁的田赋差徭、备办贡品、婚嫁、挑选秀女等。其中皇庄的史料揭示了满族经济从奴隶制、农奴制向地主所有制过渡的缓慢性和长期性。还有一些上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如：颁布“钦定新清语”百余条，是研究乾隆朝规范满语的具体史料。

盛京内务府户口册。形成于乾隆七年至宣统三年(1742—1910年)是上三旗包衣人丁户口的统计册。清朝为完成各项纳贡、差役、田赋，对壮丁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康熙年间规定每三年编审庄丁，新丁年十六以上者增入，旧丁年七十以上者开除，逃亡者注册。³⁾ 这些户口册为研究清代人口发展变化、深入了解清代包衣制度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系统的资料。国外研究人口学、人类学专家及家谱学会曾来馆利用户口册。认为“这些材料对研究中国人口史是十分宝贵的，因为这些材料比一般中国人口史料又准确、又具体、又较有系统性。”⁴⁾ 馆内先后翻译编辑出版了一些史料，如：《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汇编》、《盛京皇庄档案史料选编》、《盛京参务档案史料》、《盛京皇宫和关外三陵档案》等。此外，沈阳故宫多次来馆利用内务府档，编写出版了《盛京皇宫》、《清帝东巡》等专著，并获得宫贮物品及宫殿建筑等方面的翔实史料。

1.6 三姓副都统衙门档

形成于乾隆元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736—1908年)，是三姓副都统衙门与吉林将军衙门、富克锦协领衙门等往来文件的抄存档，大多用满文书写。清廷为防御沙俄、管理黑龙江中下游及库页岛的少数民族，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设三姓协领衙门，雍正十年(1732年)升为副都统衙门。内容有清廷对赫哲费雅喀等五十六姓边疆少数民族的招抚编户，并形成“贡貂皮赏乌林(满语“财帛”之意)”制度，即每户岁贡黑貂皮一张，清廷回赏一套财帛；1840年沙俄入侵，清廷割让东北大片领土，赫哲人及恰克拉人奋起抗争返回祖国的事迹；三姓官庄的设置与管理，庄丁来源、遣放人犯、流民垦荒；官办人参、缉拿参犯情形；三姓卡伦具有常设、季节、暂设三种卡伦的特点。三姓档为研究中国东北边疆史和经济、清朝的民族政策展示了极其独特的史料。馆内翻译出版了《三姓副都统衙

3)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

4) 李中清(美)(1985)阅档留言。

门满文档案译编》、《清代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汉文档案选编》。

1.7 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档

形成于光绪十六年至民国十九年(1890—1930年), 是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与巡边总管、佐领、索伦、新巴尔虎等翼往来文件的抄存档, 绝大部分是满文文件, 仅有少量蒙文文件。雍正十年(1732年)清朝为加强东北边疆的防务, 于呼伦贝尔置旗佐, 派大臣加副都统衔。后陆续改设副都统、道尹加参领衔。几经更动,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 呼伦贝尔的蒙古上层又随外蒙“独立”, 改元“共戴”, 后又取消“独立”, 实行民治, 仍由副都统掌理驻防人旗事务, 直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此档案内容多是官员任免、军政、请假、丁忧; 派官兵驻守内卡、边卡; 与俄国交涉东清铁路及边务事宜。呼伦贝尔驻防官兵有蒙古、索伦等多民族, 其使用的语言和满语均属阿尔泰语系, 在语言、语法上有许多相同之处。清朝又规定使用“国语国书”(满语、满文)则使满语在此有了流通和发展的可能, 又由于这里处在特殊的边疆地域, 在已经改朝换代的民国年间, 仍然可以沿用满族语言文字, 呼伦贝尔档案成为中国历史上延用满文书写最为长久的公文, 可以说是在语言文字使用上的奇迹。同时, 由于清末至民国初年, 中国政治体制变化及社会发展, 出现了许多新的事物, 致使这里形成的公文出现许多新的词汇, 即是新的汉语词汇音译、意译或半音译半意译借用到满语中来, 例如: 音译词汇总统 *dzung tung*、省长 *šeng jang* 顾问; 意译铁路 *selei jugun*、中华民国 *dulimbai irgen gurun*、共戴 *geren tukiyehe*; 半音译半意译车票 *sejen piyoo*、银圆 *menggun yuwan*、西藏 *wargi dzang*。⁵⁾ 所以, 可以说呼伦贝尔档作为中国最后的满文公文, 为今天人们研究满族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提供了非常难得的资料。

1.8 双城堡总管衙门档案

双城堡总管衙门档是道光三十年至民国十三年(1850—1924年)双城堡总管衙门内部机构及总管衙门与吉林将军衙门、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拉林协领等机构的往来文件。文件多是汉文, 仅有少量满文。另有双城堡总管所属八旗官兵户口地亩清册, 书写文字大多是汉文, 间有少量满文及满汉合璧的档册。清廷为解决在京旗人生计, 迁移部分旗佐至双城堡屯垦, 嘉庆二十年(1815年)置双城堡协领衙门, 咸丰元年(1851年)改为总管衙门。宣统二年(1910年)改为双城堡旗务承办公处, 民国十八年(1929年)裁撤。档案内容有旗人屯垦、地丁钱粮(间有自

5) 何荣伟(1996), <满文词汇的发展>,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北方地区学术研讨会发表。

屯垦地租项下拨款接济官兵俸饷的文件)、八旗事务、军事征战、沙俄入侵及民众抗击、“马傻子”等民间起义斗争等。该档反映了自京城、盛京、金州、吉林等地址迁移旗人至双城堡屯田的史实,为研究清代的八旗制度以及人口、农业发展和地方史等方面提供了翔实丰富的资料。

1.9 世管佐领及世职承袭谱档

世管佐领及世职承袭谱档记录的内容最早溯及后金时期,最晚续至民国七年(1918年)共80余件,满文承袭谱可占半数。其中有些人名见诸于《八旗通志》(初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等典籍。努尔哈赤创编牛录,设牛录额真(佐领),后来又封赠功臣爵位,准以世袭。为核准世袭人员的身份,需验明其祖上受封佐领或受封世职的缘故,便需修定和续写宗谱,注明世袭的源流、袭次、辈份、身份(是否嫡亲或过继子嗣等),以此作为凭证。修续承袭谱就成为与宗族命运攸关的必行之事。依清制,一俟世袭缺出,即由旗内该管官员取具宗谱并保结,经核对造册钤盖都统印信,与奏折一并呈皇帝阅览后,送内阁收贮,并规定十年将宗谱修改一次。馆藏有清初功臣的承袭谱,如“国初编立的觉罗十佐领之一”的威准、率众诸申足以编立五个佐领的恒泰等。其中,内大臣原立佐领扬善的承袭谱记载家族的坎坷经历甚是详尽。有的原立佐领滋生人丁续编出三个佐领,由此可以得知,随着清政权的巩固、经济发展、人丁速增,使得康熙朝的佐领数目剧增。佐领的发展,又促进满洲八旗的发展。故承袭谱档成为研究清朝八旗制度、皇权与王权的斗争等方面不可或缺的史料。

1.10 清朝档案中的印模真迹

中国印信之渊源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历经数千年的应用和磨砺,迨至清代自然地承袭了古制之作。至于清朝制做的官印又有其独特之处,即为以满汉文字合璧之形式出现,又由于应用时间甚长,且数量庞大,而非他朝可比拟。乾隆十三年(1748年)皇帝想到以往满汉合璧的宝印,汉文用篆书,而满文用本字(楷书),遂命研制满文篆书,以与汉篆相协调。随后便产生了仿照汉篆的三十二体满篆,以《御制盛京赋》“清汉正文缮写各家篆体”,刊刻印制了集三十二体满汉篆书的《御制盛京赋》,是书成为清代治印的模本。⁶⁾藏于清朝档案中的印信模迹,书写风格各异,可谓琳琅满目。清初颁行的是老满文印信,多为楷书,偶尔也见仿照汉篆的满篆雏形,最早一方可数馆藏崇德四年(1639年)户部颁发的禁止种植贩卖吸食丹白桂(烟草)告示上钤盖的“boigon jurgan i doron”(户部之印),

6) 《清史稿》,卷一百四,志七十九,舆服三,三〇七〇,北京:中华书局(1977)。

是天聪六年(1632年)改进满文后的满文篆字,此印对于研究新老满文的过渡形体甚是难得。铃印在文书档案中的印模真迹“由于与文书档案结连,其史料价值尤须珍视”。⁷⁾馆藏档案中的许多印模业已收入《辽海印信图录》一书。

2

馆藏清朝档案的由来 清朝编纂抄送的典籍,如满文老档、圣训、实录、玉牒等是由京城陆续送至盛京宫殿尊藏的。盛京内务府档存放在盛京宫殿的西七间楼。1931年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建立“满洲国”,改沈阳为“奉天”,成立了“国立奉天图书馆”(位于张作霖旧居),日本为了在中国的施政需要寻找历史依据,尤其注重中国历史上清王朝在东北形成的档案及图书资料等,内设旧记整理处(日本称“满洲国”建立之前的档案资料为“旧记”),训令将“全满洲国内旧记资料统一管理”,遂开始派遣人力到黑龙江、吉林、内蒙各地大肆搜集史料。三姓、呼伦贝尔、双城堡等档案即是那时被集中到沈阳的。“此时,大量文书资料从全满洲各地如潮水般送往奉天,在满铁的帮助下,即便准备许多库房和书架也很难放下收集到的文书资料。”⁸⁾此外,民国年间军阀混战,行政经费短缺,北京历史博物馆将内阁大库八千麻袋档案拟作废纸卖予纸店。罗振玉以重价赎回,后将部分档案携至旅顺整理,献给了“满洲国”的奉天图书馆。辽宁省档案馆藏的世管佐领及世职承袭谱档即是如此被送到了沈阳。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文教组织派员接收了这些清朝档案。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这些档案由东北图书馆接管。1956年更名为辽宁省图书馆。1960年,在张作霖的中式旧居成立了东北档案馆,接管并开始了清朝档案的整理工作。1969年东北档案馆撤销,除将黑龙江、吉林的部分档案移交该省外,绝大部分档案资料移至辽宁省档案馆存放至今。

前人留下的历史档案,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雨与劫难,损失太多,辗转至今,保护在怀中的片纸只字,成为如今世人阅览和研究的珍品,祈愿它能够散发出光和热,为世界做出一点贡献。

7) 王绵厚(1999),《辽海印信图录》。〈概论〉第9页。

8) 弥吉光长(日),《东方书籍》(日译中文稿)。

参考文献

- 何荣伟(1996), <满文词汇的发展>,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北方地区学术研讨会发表。
- 王绵厚(1999), 《辽海印信图录》, 沈阳: 辽海出版社(2000)。
- 《清实录》,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北京: 中华书局(1986)。
- 《大清会典》(光绪朝)。
-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
- 《清史稿》, 卷一百四, 志七十九, 舆服三, 三〇七〇, 北京: 中华书局(1977)。

SHEN Wei
Liaoning Provincial Archives Bureau
45-11 Beijing Street, Huanggu District
Shenyang 110032 P.R. CHINA
<chengyu_bupt@163.com>

Received 31 March 2009;
revision received 15 April 2009;
accepted 30 April 2009.